



不祥的蛋

米·布尔加科夫作品集

曹国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不祥的蛋

米·布尔加科夫作品集

曹国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祥的蛋/(俄罗斯)布尔加科夫(М. Булгаков)著;曹国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布尔加科夫作品集)

书名原文:Роковые яйца

ISBN 7-5327-3322-X

I. 不... II. ①布... ②曹...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5605号

М. Булгаков

РОКОВЫЕ ЯЙЦА

本书根据《ЗНАМЯ》1987年

第6期译出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不祥的蛋

[俄罗斯]布尔加科夫 著

曹国维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43,000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ISBN 7-5327-3322-X/I·1942

定价: 13.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目 次

不祥的蛋	1
狗心	87
译后记	205

不 祥 的 蛋



1. 佩尔西科夫教授轶事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晚上,第四国立大学动物学教授、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佩尔西科夫走进赫尔岑街动物研究所,到了自己的实验室。教授打开磨砂玻璃的球形吸顶灯,朝周围看了一眼。

应当认为,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正是始于这个不幸的晚上,就像这场灾难的根子正是教授弗拉基米尔·伊帕季耶维奇·佩尔西科夫。

他刚满五十八岁。脑子极好,富有创见。秃顶,两侧竖着几撮浅黄短发,脸刮得精光,下嘴唇朝前撅着。因此,佩尔西科夫的脸永远带着某种任性的印记。红鼻子上架着一副老式银边窄框眼镜,一对小眼睛炯炯有神,个子挺高,有点拱背,蛙鸣般的嗓音又尖又细,而且在其他许多古怪特征中还有这么一个癖好:每当他有分量、有把握地说起什么,总把右手食指弯成钩子状,眯起那对小眼睛。而他说话总是极有把握,因为在他从事的领域,他的博学无与伦比,于是钩子状的食指也就频频出现在佩尔西科夫教授的交谈者面前。越出自己的领域,也就是动物学、胚胎学、解剖学、植物学和地理学,佩尔西科夫教授几乎什么话都

不说。

佩尔西科夫教授不读报，不看戏。教授的妻子在一九一三年跟着济明歌剧院的一个男高音私奔了，临走给他留下这样一张字条：

“你的青蛙引起我无法忍受的颤栗和厌恶。它们将使我终生不幸。”

教授没有再婚，也没有子女。他极易发怒，也极易消气，爱喝云莓茶。他住在普列奇斯坚卡五间一套的寓所里，内中一间住着一位干瘪老太，女管家玛丽娅·斯捷潘诺夫娜，她像保姆似的服侍教授。

一九一九年，教授的五间房被收掉了三个。于是他向玛丽娅·斯捷潘诺夫娜宣布：

“要是他们不停止这类胡闹，玛丽娅·斯捷潘诺夫娜，我就出国。”

—
4

毫无疑问，假如教授实施这一计划，他能轻而易举地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的动物教研室里找到工作，因为他绝对是位一流学者，而在涉及水陆两栖动物或者无鳞两栖动物的领域里，除了剑桥的威廉·韦克利和罗马的贾科莫·巴尔托洛梅奥·贝卡里，无人可以与他匹敌。教授能用四种语言阅读，俄语还不计在内，他的法语和德语说得和俄语一样流畅。佩尔西科夫没把出国的意图变成行动，实际上一九二〇年比一九一九年更糟。意外事件不断，一件接着一件。先是尼基塔大街改名为赫尔岑街，随后赫尔岑街青苔街口那只装在公寓墙上的大钟停在十一点一刻不走了，最后，动物研究所饲养箱里的八只上品雨蛙、十五只普通蟾蜍和一只极其珍贵的苏里南蟾蜍经不住历史上这一有名的荒年的种种折磨，陆续死了。

蟾蜍一死，按理称作无尾两栖动物纲的无鳞两栖动物第一目便空空如也。接着，常住研究所的看门老头弗拉斯——尽管他并不属于无鳞两栖动物目——也去了极乐世界。顺便说说，他的死因和可怜的两栖动物的死因一样，佩尔西科夫立即断定：

“饲料不足！”

教授说得完全正确，弗拉斯应当有面粉吃，蟾蜍应当有面蛙虫吃，然而没有面粉，也就没有面蛙虫。佩尔西科夫试着让剩下的二十只雨蛙改吃蟑螂，不料连蟑螂也恨战时共产主义，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样，剩下的雨蛙只好统统扔进研究所院子的污水池里。

接连不断的死亡，尤其是苏里南蟾蜍的死亡，对佩尔西科夫影响之大，简直无法形容。他把这些死亡的责任，不知为什么，统统归于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

佩尔西科夫戴着帽子，穿着套鞋，站在研究所冰冷的走廊上，对自己的助手伊凡诺夫，一位衣冠楚楚、留着尖尖的浅色络腮胡子的绅士说：

“出这种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打死他都嫌不够！他们在干什么？要知道，这样下去，他们会把研究所毁了！呵？一只再好不过的种蟾，少有的美洲负子蟾，十三公分长……”

情况越来越糟。弗拉斯死后，研究所的玻璃窗扇扇上冻，玻璃内侧结起了彩色薄冰。兔子、狐狸、狼、鱼、蛇纷纷死绝。佩尔西科夫成天一言不发，后来得了肺炎，但活了下来。痊愈后，他每周去研究所两次，在那个无论室外气温多少，里面不知怎的永远保持零下五度的圆厅里，穿着套鞋，戴着放下帽耳的暖帽，围着围巾，嘴里吐着一团团白气，给八名学员专题讲授《热带爬行

动物》。其余时间佩尔西科夫一概闭门不出，在普列奇斯坚卡寓所那个书籍一直堆到天花板的房间里，躺在长沙发上，盖着毯子，不断咳嗽，望着玛丽娅·斯捷潘诺夫娜用泥金椅子烧旺的火炉炉口，苦苦思念那只苏里南蟾蜍。

世上的一切总有结束的时候。二〇年过去了，二一年过去了。二二年情况有所好转。首先，潘克拉特接替了故世的弗拉斯的职务，虽说年纪还轻，却是个大有希望的动物管理员。研究所生上了微弱的暖气。夏天，佩尔西科夫在潘克拉特协助下，从克利亚济马河里抓了十四只野性十足的蛤蟆。饲养箱里重又恢复了生气……二三年，佩尔西科夫已经每周上课八次——研究所三次，大学五次，二四年，每周上课十三次，此外还在几所工农速中兼课，二五年春天，他成了名人，因为他在试场上让七十六名大学生栽了跟头，并且全部栽在无鳞两栖动物上：

—
6

“怎么，您不知道无鳞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区别？”佩尔西科夫问。“这简直可笑，年轻人。您应当害臊。无鳞两栖动物没有肾脏。没有肾脏。就是这样。您大概是马克思主义者吧？”

“马克思主义者，”栽跟头的学生没精打采地回答。

“那就请您秋天再来，”佩尔西科夫彬彬有礼地说，随即神气地朝潘克拉特喊道：“下一个！”

仿佛久旱后两栖动物遇上第一场大雨就会复苏，一九二六年佩尔西科夫教授也复苏了。那年俄美联合公司从特维尔街报纸胡同口开始，在莫斯科市中心造了十五幢十五层大楼，又在市郊造了三百幢各有八套房间的工人住宅，一下子结束了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间那场苦苦折磨莫斯科人的可怕而又可笑的住

房危机。

总之，这是佩尔西科夫一生中一个美妙的夏天。有时他会轻声而又满意地嘻嘻笑着，搓着双手，回想起他和玛丽娅·斯捷潘诺夫娜挤在两个房间里的狼狈相。现在教授重又住上了五个房间，扩大了面积，把两千五百本书以及标本、图表、切片，统统放到了该放的地方，书房的写字台上重又亮起了绿色台灯。

研究所也焕然一新：墙壁漆上了奶油色，两栖动物饲养室里安装了专用水管，玻璃全都换成了厚玻璃，还给陈列室送来了五架新的显微镜，几张制作标本的玻璃桌，两千只反光灯泡，一批反光灯和玻璃柜子。

佩尔西科夫复苏了，全世界突然得知这一消息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当时出了他的一本小册子：《再论带盔动物或有铠动物的繁殖》，一百二十六页，第四大学消息出版社。

一九二七年秋天，出了他的主要著作《负子蟾、锄足蟾和青蛙的胚胎学》，定价三卢布，国家出版社。全书三百五十页，被译成包括日文在内的六种文字。

不料一九二八年夏天，发生了那场不可思议而又骇人听闻的灾难……

2. 彩色涡形光

总之，教授打开球形吸顶灯，朝周围看了一眼。随后打开实验长桌上的反光灯，穿上白大褂，拿起工具，开始在桌上叮叮当地做实验……

二八年运行于莫斯科的三万辆机动车中有许多都曾沙沙地

驶过赫尔岑街的木砖路面，每隔一分钟，就有一辆 16 路、22 路、48 路或者 53 路电车从赫尔岑街往青苔街隆隆驶去。实验室的厚玻璃不时映出各色火花的反光。远远可以看见耶稣堂黑魑魑沉甸甸的圆顶旁高挂着朦胧而又苍白的月牙。

但无论月牙，无论春天莫斯科街上的隆隆车声，都不能引起佩尔西科夫教授的兴趣。他坐在一张三条腿的转凳上，正用被烟熏黄的手指转动着“蔡司”高级显微镜的旋钮。显微镜里放着新鲜变形虫没有上色的普通切片。当佩尔西科夫把放大倍数从 5000 调向 10000 时，门稍稍打开了，伸进一部尖尖的络腮胡子和一张皮胸围，助手招呼他说：

“弗拉基米尔·伊帕季耶维奇，我把肠系膜显示出来了，您想看看吗？”

佩尔西科夫倏地从凳子上下来，撇下调了一半的旋钮，手里慢悠悠地转着一支烟，走进助手的实验室。那里的玻璃桌上，一只半死的，因为恐惧和疼痛失去知觉的青蛙被拉开四肢钉在软木支架上，青蛙云母般透明的内脏从血迹斑斑的肚子中拉了出来，放在显微镜下。

“好极了，”佩尔西科夫说，把一只眼睛凑到显微镜的目镜上。

显然，在青蛙的肠系膜上可以看到十分有趣的现象：纵横交错的血管里奔流着清清楚楚的鲜活的血球。佩尔西科夫忘了自己的变形虫，和伊凡诺夫轮流着在显微镜里观察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两位学者不时高兴地说上几句话，但那不是常人所能听懂的。

终于，佩尔西科夫离开显微镜说：

“血液凝固，毫无办法。”

青蛙艰难地动了动脑袋，它那渐渐暗淡的眼睛分明在说：“你们都是坏蛋，嘿……”

佩尔西科夫站起来，活动活动麻木的腿脚，回到自己实验室，打了个呵欠，用手指揉揉永远肿胀的眼皮，坐到转凳上，往显微镜里看了一眼，他把手指搭到旋钮上，已经准备转动螺旋，却又没有转动。佩尔西科夫的右眼看到一圈淡淡的白光，里面有几片模糊而又苍白的变形虫切片，光圈中间有一道仿佛女人髻发似的彩色涡形光。这片涡形光佩尔西科夫本人也好，他的几百名学生也好，都见过许多许多次了，谁也没对它发生兴趣，并且也没必要对它发生兴趣。彩光只会妨碍观察，表明切片不在焦点上。因此谁见了都毫不留情地一转螺旋把它抹掉，使白光均匀地撒在底版上。动物学家纤纤的手指已经紧紧握住旋钮，却又猛地一抖，松开了。松手的原因是佩尔西科夫那只右眼。他突然警觉起来，内心充满惊讶，甚至不安。不是误国的庸才坐在显微镜前。不，坐在显微镜前的是佩尔西科夫教授！他的全部生活，全部思想统统集中在右眼上。约摸有五分钟时间，在一片死寂里，最高级的生物观察着最低级的生物，苦苦琢磨那片不在焦点上的切片。周围静悄悄的。潘克拉特已经在前厅自己的房间里睡了。只有一次，远远传来柜子玻璃悦耳而又温柔的震颤声——那是伊凡诺夫临走碰上了自己实验室的门。接着大门在他后面吱吱嘎嘎地关上了。随后响起了教授的声音。真不知道他在问谁。

“怎么回事？简直莫名其妙……”

一辆夜行卡车驶过赫尔岑街，震动了研究所古老的墙壁。桌上放镊子的玻璃杯当地响了一声。教授脸色煞白，赶紧用手遮住显微镜，就像母亲保护遇险的孩子。现在佩尔西科夫绝对

不会转动旋钮，噢，不，他甚至害怕什么外力会把他看到的现象逐出他的视野。

明丽的早晨，一缕金色的阳光把研究所奶油色的门廊分成两半。直到这时教授方才撤下显微镜，迈着麻木的双腿走到窗前。他伸出颤抖的手指按下电钮，黑色的窗帘随之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晨光。科学钟爱的英明的夜晚重又降临实验室。脸色蜡黄、精神振奋的佩尔西科夫叉开双脚，用泪汪汪的眼睛盯着镶木地板，自言自语地说：

“怎么会是这样？要知道，这太可怕！……这太可怕，先生们，”他对饲养箱里的蛤蟆一迭连声地重复说，但蛤蟆都在睡觉，什么也没回答。

他沉默片刻，重又走近电钮，卷上窗帘，关了所有的灯，又朝显微镜里看了一眼。他的脸顿时变得十分紧张，两道黄色的浓眉拧了起来。

“嗯，嗯，”他嘟哝说，“没有了。我懂。我懂一懂，”他拉长声音回答，欣喜若狂地望着头顶上方熄灭的球形灯，“这很简单。”

他重又放下咝咝作响的窗帘，重又打开球形灯，又朝显微镜里看了一眼，高兴而又似乎凶恶地咧嘴笑了。

“我能逮住它，”他竖起一根手指，得意而又傲慢地说，“我能逮住它。也许还能在阳光里逮住它。”

窗帘重又卷上。现在太阳已经冒出地平线，瞧，它照亮了研究所的墙壁，斜射在赫尔岑街木砖路面上。教授望着窗户，想象着下午太阳将在哪里。他忽而离开窗口，忽而走近窗口，轻快地舞动着双脚，最后干脆肚子贴住窗台，把半个身体探到了窗外。

他立即动手进行一项重要而又神秘的工作。先用玻璃罩罩

住显微镜，再在喷灯蓝色的火焰上化开一块火漆，把玻璃罩下口粘在桌上，又在火漆上按了拇指指纹。随后他关掉喷灯，走出实验室，碰上了英国门锁。

研究所走廊里半明半暗。教授摸到潘克拉特房门口，徒劳地在门上敲了好久。终于，门后响起了仿佛上链子的狗的呼噜声、吐痰声和牛的哞哞声。潘克拉特穿着条子内裤，裤脚口扎着绳子，出现在晨光中。他的眼睛惊恐地盯住学者，嘴巴还轻轻打着呵欠。

“潘克拉特，”教授从镜架上方看着他说，“对不起，我把你叫醒了。是这么回事，朋友，今天上午别去我的实验室。那里有项实验没做完，不能动。懂吗？”

“呜—呜—呜，懂—懂—懂了，”潘克拉特回答，其实什么也没懂。他还是站不稳，直打呵欠。

“不，我说你醒醒，潘克拉特，”动物学家说，用手指轻轻戳着潘克拉特的肋骨。后者猛地一惊，眼里终于露出些许清醒的神色。“我把实验室锁了，”佩尔西科夫接着说，“我来以前不用打扫。懂吗？”

“好的，”潘克拉特沙哑地说。

“行，睡觉去吧。”

潘克拉特一转身，在门后消失，旋即倒下睡了。教授在前厅穿衣服。他穿上灰色的夏季大衣，戴上软礼帽，随后想起显微镜里的景象，眼睛倏地盯住了自己的套鞋，并像第一次看见套鞋似的看了好几秒。随后他穿上左脚的套鞋，又想在左脚的套鞋上穿上右脚的套鞋，但怎么也穿不上。

“真是巧得出奇，恰好他把我叫去了，”学者自言自语，“要不，我还不会发现呢。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某种鬼才

知道的玩意儿！……”

教授冷冷一笑，眯起眼睛瞄着两只套鞋，脱下左脚的套鞋，穿上了右脚的套鞋。“我的上帝！甚至没法想象全部后果……”左脚的套鞋仍穿不到右脚的套鞋上，教授火了，鄙夷地把它往边上一塞，穿着一只套鞋朝门口走去。这时他掉了手帕也没发觉，径直走出前厅，碰上了沉重的大门。在台阶上他久久地寻找火柴，拍打着上衣和裤子口袋，找到后，便朝街上走去，嘴里衔着没点燃的香烟。

一直走到耶稣堂，教授都没见到一个人影。他一抬头，猛地被教堂金色的圆顶吸引住了。太阳正从一边甜蜜地舔着它。

“怎么以前我没看见这个圆顶？巧合？……去你的，傻瓜，”教授低下头，发现两只脚穿着不一样，沉思起来，“嗯……怎么办？回去找潘克拉特？不，你叫不醒他。讨厌的套鞋。扔掉倒又可惜。还是拿着吧。”他脱下套鞋，厌恶地提在手里。

从普列奇斯坚卡开来一辆老掉牙的轿车，车上有三个人。两个喝醉的男子和一个坐在他们腿上，穿着二八年风行的真丝宽松裤的浓妆女人。

“喂，老爷子！”她用沙哑的低音喊。“你怎么把另一只套鞋换酒喝了！”

“看来老头在‘阿里卡扎尔’喝多了，”左面的醉鬼高叫。右面那个把头探出轿车，大声问：

“老爷子，怎么，伏尔洪街那家酒店还开着？我们去那儿！”

教授从镜架上方严厉地看了他们一眼，嘴巴一松，把香烟吐掉，但他旋即忘了他们。这时，普列奇斯坚卡林荫道上已经透出缕缕晨曦，耶稣堂的圆顶熠熠生辉。太阳升起来了。

3. 真让佩尔西科夫给逮住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教授把自己那只天才的眼睛凑到目镜上时，他生平第一次发现在彩色涡形光中有一道光特别明亮，特别强烈。这道光呈鲜红色，从涡形光中延伸出来，又细又尖，这么说吧，模样跟缝衣针差不多。

真是天大的不幸，这道光吸引了专家训练有素的眼睛达几秒之久。

在这道光里，教授看到了比这道光，比这个在显微镜的物镜和反光镜的移动中偶然诞生的脆弱婴儿重要一千倍的现象。因为助手叫走了教授，变形虫被这道光照射了一个半小时，结果出现如下情况：这道光外面的光圈里，星星点点的变形虫萎靡地躺着不动，而在红色利剑所到之处，发生了一系列奇特的现象。红光里热闹非凡。灰色的变形虫探出伪足，拼命往红光里跑，并在这红光里（仿佛变魔术似的）复活了。一股莫名的魔力给了它们生命。它们成群结队地爬着，为在这道光里占据一席之地相互搏斗。在这道光里，它们疯狂地——没有别的字眼可以形容——繁殖。它们推倒佩尔西科夫了如指掌的所有规律，以闪电般的速度在他眼前孳生。它们在这道光里先分裂成几部分，两秒后每个部分都变成了新的机体。这些机体在几秒内长大成熟，立即繁殖新一代。于是，在红光里，然后在整个光圈里，挤满变形虫，一场无可避免的搏斗开始了。新生虫凶猛地相互袭击，把对方撕碎或者吞食。新生虫之间布满为生存进行斗争的阵亡者的尸体。强壮的胜利了。而这些强壮的委实可怕。第一，它